

百歲老人評說二十世紀

● 靳樹鵬



鄭超麟：《史事與回憶——鄭超麟晚年文選》，一、二、三卷（香港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，1998）。

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把三大卷、一百多萬字的鄭超麟晚年文選陸續出版，遺憾的是，第一卷樣書寄到上海是去年8月1日中午，就在這一天的黎明前，玉尹老人的心臟停止了跳動，他沒能摸一摸、看一看自己的著作。

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把三大卷、一百多萬字的鄭超麟晚年文選陸續出版，編校極嚴謹，印刷亦很精美。遺憾的是，第一卷樣書寄到上海是去年8月1日中午，就在這一天的黎明前，玉尹老人的心臟停止了跳動，他沒能摸一摸、看一看自己的著作。

鄭超麟一生著譯豐富，這套文選僅是他晚年著作的一部分。說起

這些著作的發表和出版，也令人感慨萬分。其中的《鄭超麟回憶錄》，德文版、英文版在世界不少地方發行，日文版也即將發行，但在大陸刊行的一、二版，屬於「供內部參考」的灰皮書和黃皮書，根本上不了書店的櫃台。後來《鄭超麟回憶錄》和《懷舊集》正式出版，雖然仍是「內部發行」，卻可以在書店出售。在大陸出版的這兩本書也並非原本，比如《鄭超麟回憶錄》中有一章〈戀愛與革命〉，記敘了許多中共早期鮮為人知的人和事，就經作者同意由編者刪掉，連手稿也沒有退還作者。如果不是友人保存着手抄的全書副本，這一章書恐怕至今也難見天日。在這一百多萬字的晚年文選中，只有一百多頁的《玉尹殘集》是沒有附加條件地在大陸出版過的；分量很重的兩部書——《鱗爪集》和《論陳獨秀》近七十篇文章、四十來萬字，只有少部分曾以單篇形式發表；而《馬克思主義在二十世紀》和《詩詞近作》這兩部著作則從未發表。這套晚年文選不僅是原本，而且大部分是他在1979年以後所寫的，可以代表他的晚年思想。

即將過去的這個世紀，是人類歷史上最動盪不安的。誰都可以回顧和評說這個世紀，但鄭超麟似乎

更有資格。這不僅僅因為他多識博聞，也不僅僅因為他從世紀初活到世紀末，是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參加者和見證人，還因為他本人就是時代大潮的弄潮兒。他是本世紀最早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少數中國人之一，1920年他在法國就讀了法文版的《共產黨宣言》等馬恩著作，後來又在蘇聯讀了俄文版的《國家與革命》等列寧的著作，此後七十多年直至他生命的最後時刻，也沒有停止對馬克思主義的研究。羅章龍死後，他成了最早參加中共的人，現在他也死了，我就不知道健在的人中誰最早參加中共。由鄭超麟於信仰托洛茨基(Leon Trotsky)，早就被中共開除。由這樣有資格的人來回顧和評說即將過去的世紀，就更應該受到關注。朱正在鄭超麟九十五歲生日時送他的兩句壽聯，恰切的反映了老人的一生：「一身可徵一代史，百世當欽百歲人。」在漫長的人生歲月中，他歷盡了艱難坎坷，也受盡了屈辱誣蔑。當他在垂暮之年回首往事時，也難免有幾分激憤，但更多的還是冷靜和睿智。

古希臘神廟的廟門上通常刻着幾個字：「你要認識你自己！」鄭超麟稍微改變這句話，提出：「你要認識你的時代！」這大概就是他的晚年思考的出發點。「我們現在究竟處在甚麼時代呢？從大的方面說，我們現在處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走向共產主義生產方式的時代。」他反覆研究馬克思的《資本論》和盧森堡(Rosa Luxemburg)的《資本積累論》，認為盧森堡糾正和補充了馬克思，是對馬克思主義的貢獻。他歌讚十月革命，也清算斯大林主義。他說：「拿1848年、1871年、1917年三次革命相比較，我們可以斷言：1848年和

1871年兩次革命，就社會主義的意義來說，是客觀上不成熟，因之無論如何不會成功；但1917年的革命則不同，那時全世界已到了生產方式過渡的時期，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已經成熟，革命雖然困難而艱苦，但並非沒有成功的希望，革命家開始將革命車輪轉到社會主義的方向，是完全正確的。」十月革命確實成功了，不久又被斯大林主義葬送了。照他的分析，「俄國革命不是失敗於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復辟，也不是失敗於帝國主義的侵入，而是失敗於革命政權內部的變質。」「革命的幹部逐漸變質，於是越出無產階級『官僚』的範圍，而成為一個同無產階級相敵對的階級，我稱之為『幹部階級』，但按其在社會生產上的地位來看，我們應當說，它是資產階級中的一個『階層』。」他把這種社會稱之為斯大林模式的資本主義。他認為：「十月革命早於1927年，即奪取政權十年後，實質上失敗了，但還擁有十月革命的招牌，到了1991年，連形式上也失敗了，十月革命招牌也摘下了。」「一般人說，這是表示：社會主義的破產。不，這不是表示社會主義的破產，這不過是表示斯大林主義的破產，一國社會主義論的破產罷了。」

鄭超麟晚年文選的另一特點，就是維護陳獨秀應有的崇高歷史地位。他搜集了很多史料，做了細緻考證。小者如陳獨秀的家庭出身、身高，陳獨秀某封信的受信人究竟是誰，某幾首詩是不是陳獨秀所作等等。大者如作為歷史見證人對八七會議的澄清；又如通行的中共黨史著作認為，大革命之所以失敗，從主觀方面說是因為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，然而，鄭超麟根

古希臘神廟的廟門上通常刻着幾個字：「你要認識你自己！」鄭超麟稍微改變這句話，提出：「你要認識你的時代！」這大概就是他的晚年思考的出發點。由這樣有資格的人來回顧和評說即將過去的世紀，就更應該受到關注。

通行的中共黨史著作認為，大革命之所以失敗，從主觀方面說是因為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路線，然而，鄭超麟根本不同意這個結論。他不僅為陳獨秀正本清源，也為托派正本清源。

本不同意這個結論。他不僅為陳獨秀正本清源，也為托派正本清源。他是中共的早期活動家之一，他的著作必然涉及到中共黨內許多重大事件和人物，對研究中國近現代和中共黨史極有參考價值，這可以看作是這部晚年文選的又一特點。他記事憶人，當然有自己的角度和色彩，但絕不趨炎附勢、唯上媚俗，而是盡量以事實為根據。「文化大革命」時，一個幹部來到關押鄭超麟的監獄，要他揭發劉少奇是「叛徒、內奸、工賊」，要他證明劉少奇在七一五前就被國民黨逮捕而叛變。他回

答：「據我所知，七一五分共以前武漢並未捕人。」後來劉少奇平反時，他這句話被引為證據，證明劉少奇不是叛徒。

鄭超麟三卷晚年文選所表達的只是他的個人思想，而任何人的思考都難免有局限，每個人思考的結果也不盡相同。比如對世界未來的估計，鄭超麟認為：「二十一世紀的『十月革命』，將是一次成熟的革命。」究竟他的看法是否更接近未來社會的實際發展，這大概只能由歷史來回答了。

是科學，還是言說的終結？

● 陳方正



John Horgan, *The End of Science* (Reading: Addison-Wesley, 1996). 霍根著，孫雍君等譯：《科學的終結》（呼和浩特：遠方出版社，1997）。

文章之事，壽聯墓志最為難，政論檄文則最討好，因為頌揚的聲音千篇一律，令人不耐，揶揄討伐之言卻千奇百怪，可以使人熱血沸騰，也可以讓人目瞪口呆。這褒貶難易之間的不對稱，正就是科學論述的基本問題：採取肯定態度不但缺乏新意，而且似乎多餘；採取否